

# 郾城大捷垂青史 精忠报国美名扬

## ——“岳飞与漯河”系列报道续四(中)

■本报记者 陈全文 见习记者 李慧莹

### 岳珂与《鄂国金佗粹编续编》

《宋史·高宗六》(卷二十九,本纪第二十九)记载,宋高宗绍兴十一年十二月,“癸巳,赐岳飞死于大理寺”。癸巳日为农历十二月二十九日(第二天除夕),公历为1142年1月27日。岳珂在《鄂国金佗粹编》卷第八《经进鄂王行实编年卷之五》中也记载为“盖十二月二十九日也,年三十有九”,岳飞被害时仅39岁。而在十二月十八日,当时审理岳飞案的主审官万俟卨就下令抄了岳飞的家,把圣上赐给岳飞的御札全部抄走,收在左藏南库(即国库)。

《宋史·秦桧传》记载,“燬本晚孽子,桧妻晚妹,无子,晚妻贵而妒,桧在金国,出燬为桧后。桧还,其家以燬见,桧喜甚。”这句话的意思是,秦燬本是王晚的庶子,秦桧妻是王晚的妹妹,无子,王晚之妻看到他们富贵很妒忌,秦桧陪徽钦二帝被掳往金国后,王家把燬过继为秦桧养子。秦桧从金回来后,其家带燬来见,秦桧很高兴。秦燬为绍兴十二年进士。

绍兴十四年,秦桧请求禁止野史,又任命秦燬以秘书少监的身份负责修国史,进献建炎元年(1127年)至绍兴十二年(1142年)《日历》五百九十卷。从秦桧再任宰相后,凡过去要相以来的诏书章疏稿有涉及秦桧的,基本都更改焚毁,日历、时政丢失很多,此后记录都出自秦燬,不再有是非公允论了。连程颐、张载的遗书都被看作邪说禁绝。后,秦桧禁私史,民间许多藏书被烧。绍兴二十四年三月,秦桧的孙子秦垕(秦燬之子)考进士,省试殿试都是第一名。皇上读到秦垕写的策文,都是秦桧、秦燬的话,于是降秦垕为第三。不久,秦垕为实录院修撰。

秦桧作为宰相,子孙三代同领史职,这是前所未有的。这也意味着,秦桧祖孙三代负责修史,留下来的史料记载中,凡是不利于秦桧的言论都被删除或变成阿谀奉承之词,而颂扬岳飞的内容在史料中都被剔除,有关资料也被毁灭。同时,民间保存的与岳飞有关的资料,因当事人害怕被牵连,也都销毁了,私史中也不敢再记载岳飞的事迹。秦桧死后,他的余党仍继承他的主张。这就给后人研究岳飞带来诸多困难和不便。

岳珂在《金佗粹编》卷二〇《吁天辨诬通叙》中称,岳飞于绍兴十一年十二月被害,而秦桧死于绍兴二十五年之十月,其间相距十四载。“而桧是时凶焰烜赫,威制上下,盖专元宰之位,而董笔(董笔,董敦仲之柄)。”当时记述《日历》的官员曾对人谈:“自八年冬,日历监修国史,

岳飞每有捷奏,桧辄欲没其功,至形于色。其间如阙略其姓名,隐匿其功状者,殆不可一、二数。”

《宋史·岳飞传》记载:“初,飞下狱,桧令亲党王会(桧妻王氏的兄弟)搜其家,得御札数篋,束之左藏南库,霖请于孝宗,还之。霖子珂,以淮西十五御札辨讞汇次,凡出师应援之先后皆可考。”也就是说,岳飞平反昭雪后,其子岳霖向宋孝宗请求归还抄家时被没收的御札,朝廷把收在左藏南库的御札还给岳家。岳霖承担起重新整理父亲历史的工作。

由于岳飞和岳家军的史料被大量销毁、篡改,宋朝官员只能以访问故将遗孀的方法考证史实。为了弥补史籍缺憾,岳霖多方搜集父亲遗事,又委托国子博士顾杞整理出一部岳飞传记的草稿。岳霖临终之时,将这份草稿和其他史料托付给了次子岳珂。岳珂花了很大的力气,在岳霖的基础上又收集了很多材料,编成《鄂国金佗粹编》二十八卷、《鄂国金佗续编》三十卷,后合并为《鄂国金佗粹编续编》,这是现存最重要、最详实的记录岳飞事迹的史籍。因为岳飞在宋宁宗时期被迫封为“鄂王”,他当年的屯兵之地就在武昌,且当地建有忠武庙,故称岳飞的封地为“鄂国”;“金佗”是嘉兴府城内的坊名,岳珂曾在此居住多年;“粹”与“萃”相通,是几部分合编,即萃聚的意思。岳霖父子穷搜冥索,得到了不少原始文件和其他记载,据以恢复了部分历史真相。

那么,岳飞何时被迫封为“鄂王”?《宋史·岳飞传》记载:“(宋宁宗)嘉定四年,追封鄂王。”《宋史·孝宗二》(卷三十四,本纪第三十四)记载:“(宋孝宗)乾道五年十一月丙寅,为岳飞立庙于鄂州。”“乾道五年七月辛丑,赐岳飞曰忠烈。”《宋史·宁宗二》(卷三十八,本纪第三十八)记载:“(宋宁宗)嘉定四年五月癸未,追封岳飞为鄂王。”《鄂国金佗粹编》卷第二十七《鄂王信札》记载:“五月二十一日,三省同奉圣旨,追封鄂王。”落款为嘉泰四年五月二十二日。随后的《追封鄂王告》敕令中记载:“可特追封鄂王,余如故。”落款为嘉泰四年六月二十日。综合判断,岳飞被迫封鄂王的时间,“嘉定四年(1211年)”有误,应为“嘉泰四年(1204年)”。

关于岳飞郾城大捷的描述,之前散见于岳飞《岳飞的奏状和高宗的御札》。《鄂国金佗粹编》中记述了岳飞在绍兴十年的事迹,从中可窥郾城大战的情形,与其他史料相比,这部分描述比较细致,且形象生动。

示不忘复仇之志。”初,八年秋,先臣因召对,议讲和事,得指资善堂,见孝宗皇帝英明雄伟,退而叹喜曰:“中兴基本,其在是乎!”家人问其所以喜,先臣曰:“获见圣子,社稷得人矣!”其乞诣行在也,盖欲面陈大计。及李若虚来,先臣亦以机会不可失,不复敢乞覲,乃上疏言之。上得奏,叹其忠,御札报曰:“非忧诚忠说,则言不及此。”

六月,授少保、兼河南府路、陕西、河东、河北路招讨使。制词有曰:“气吞强虏,壮自比于栗烈(指霍去病);志清中原,誓有同于祖逊。”又曰:“举素定之成谋,越久怀之宿愤。”嘉先臣之志在战不在和也。先臣益以无功,辞不受。上诏谕之曰:“卿陈义甚高,朕所嘉叹。第惟同时并拜二、三大帅,皆以次受命,卿独终辞,异乎邇伯玉之用心(邇伯玉是春秋卫国国。孔子曾赞:‘君子哉,邇伯玉!邦有道,则仕;邦无道,则可卷而怀之。’)也。”先臣以兵十数,寻改

### 郾城大战过程:以少胜多 五战五捷

郾城大战由五次战役组成,岳飞五战五捷,以少胜多,名垂青史。郾城大捷是对这五次大捷的总称。岳珂在《鄂国金佗粹编》中详细描述了郾城大战五次战役的经过,并对相关战役进行了介绍。内容如下:

时大军在颍昌,诸将分路出战,先臣自以轻骑驻于郾城县,方日进未已。兀术大惧,会龙虎大王于东京,议以为诸帅皆勇,独先臣孤军深入,将勇而兵精,且有河北忠义响应之援,其锋不可当,欲诱致其师,俾力一战。朝廷闻之,大以先臣一军为虑,赐札遣先臣,俾“占稳自固”。先臣曰:“虏之技穷矣,使诚如谋言,亦不足畏也。”乃日出一军挑虏,且骂之。

(第一次战役:郾城首捷)兀术怒其败,初八日,果合龙虎大王、盖天大王及伪昭武大将军韩常之兵,逼郾城。先臣遣臣云(岳云)领背嵬、游奕马军,直贯虏阵,谓之日:“必胜而后返,如不用命,吾先斩汝矣!”鏖战数十合,贼尸遍野,得马数百匹。杨再兴以单骑入其军,擒兀术不获,手杀数百人而还。初,兀术有功军,皆重铠,贯以韦索,凡三人者为联,号“拐子马”,又号“铁浮图”,堵墙而进,官军不能当,所至屡胜。是战也,以万五千骑来。诸将惧,先臣笑曰:“易尔!”乃命步人以麻扎(札)刀入阵,勿仰视,第斩马足。拐子马既相联合,一马仆,二马皆不能行,坐而待毙,官军奋击,僵尸如丘。兀术大恟曰:“自海上起兵,皆以此胜,今已矣!”拐子马由是遂废。(注:据宋史专家郑广铨考证,“拐子马”和“铁浮图”不是一回事,且拐子马也没有“由是遂废”。)

(第二次战役:郾城再捷)兀术复益兵,至郾城北五里店。初十日,背嵬部将王刚以五十骑出视虏,遇之,奋身先入,斩其将阿李朵李董,贼大骇。先臣时出踏战地,望见黄尘蔽天,众欲少却,先臣曰:“不可,汝等时候取贼之机,正在此举,岂可后时!”以四十骑驰出,都训练董坚者扣马谏曰:“相公为国重臣,安危所系,奈何轻敌!”先臣鞭坚手,麾之曰:“尔所知!”乃突战阵前,左右驰射,

### 郾城大捷后续:朱仙镇大捷 岳飞班师

郾城大捷影响深远,太行山地区的豪杰义士遥相呼应,金军吓破了胆,闻“岳”而逃,岳飞乘胜追击,又取得朱仙镇大捷。不少金兵纷纷投降,连金军大将军韩常都密遣使表示愿降。岳飞意欲直捣黄龙。秦桧却主张议和,朝廷连发十二道金牌令岳飞班师。

是月,梁兴会太行忠义及两河豪杰赴岳,李进、董荣、牛显、张裕等,破贼于绛州垣曲县。虏入城,复拔之,擒其千户刘来孙等一十四人,获马百余匹及器甲万。又捷于沁水县,复之,斩贼将阿波那

河南、北诸路招讨使。

未几,所遣诸将及会合之士皆响应,相率奏功。李宝捷于曹州,又捷于宛亭县荆溪,杀其千户三人并大将鹤旋郎君,又捷于渤海庙。闰六月,张宪败虏于颍昌府,二十日,复颍昌府。先臣亲帅大军去蔡而北。上以先臣身先士卒,忠义许国,赐札奖谕。张宪遂进兵陈州,二十四日,破其三千余骑,翟将军益兵以来,复败之,获其将王太保,复陈州。韩常及镇国大王、邪也李董再以六千骑寇颍昌,二十五日,董先、姚政败之。是日,王贵之将杨成破贼帅漫化五千余人于郑州,复郑州。二十九日,刘政复劫之于中牟县,获马三百五十余匹,驴、骡百头,漫化不知存亡。秋七月一日,张应、韩清复西京,破其数千。牛阜、傅捷于京西,又捷于黄河上。孟邦杰复永安军。初二日,其将杨遇复南城军。又与刘政捷于西京,伪守李成、王胜等以兵十余万走,弃洛阳,归怀、孟。

士气增倍,无不一当百,呼声动地,一鼓败之。

捷闻,八日之战,虏以精骑冲坚,自谓奇计。卿遣背嵬、游奕迎破贼锋,戕其首领,实为勇功。然大敌在近,卿以一军,独与决战,忠义所奋,神明助之,再三嘉叹,不忘于怀。”时上又遣内侍李世良诣先臣军,传宣抚问,赐金合茶、药,金千两,银五万两,钱十万缗。寻又赐钱二十万缗,半以赏复郑州兵,半以予宣抚司非时支使。

(第三次战役:小商桥大战和临颍首捷)兀术率其众併力复来,顿兵十二万于临颍县。十三日,杨再兴以三百骑至小商桥,与贼遇。再兴骤与之战,杀虏二千余人,并万户撒八李董、千户、百人长、毛毛可(“谋克”之歧译)百余人,再兴死之。张宪继至,破其溃兵八千,兀术遁。

(第四次战役:颍昌大捷)郾城方再捷,先臣谓臣云曰:“贼犯郾城,屡失利,必回锋以攻颍昌,汝宜速以背嵬援王贵。”既而兀术果以兵十万、骑三万来。于是,贵将游奕,云将背嵬,战于城西。虏阵自舞阳桥以南,横亘十余里,金鼓振天,城堞为摇。臣云令诸军勿牵马执俘,视柳而发,以骑兵八百,挺前决战,步军张左右翼继进。自辰至午,战方酣,董先、胡清继之。虏大败,死者五千余人,杀其统军、上将军夏金吾(失其名),并千户五人,擒渤海、汉儿王松寿,女真、汉儿都提点、千户张来孙,千户阿黎不,左班祇候承制田耀以下七十八人,小番二千余人,获马三千余匹及雪护兰马一匹,金印七枚以献。兀术狼狈遁去,副统军粘汗李董重创,舆至京师而死。

(第五次战役:临颍再捷)十八日,张宪之将徐庆、李山等复捷于临颍之东北,破其众六千,获马百匹,追奔十五里。

先臣上郾城捷报,上大嘉,赐诏称述其事,曰:“自鞬胡入寇,今十五年,我师临阵,何常百战。曾未闻远以孤军,当兹巨孽,抗犬羊并集之用者,于平原旷野之中,如今日之用命者也。”复诏赐钱二十万缗以犒军。

千户、李字董,死者无数。又追至于孟州王屋县之郛原,汉儿军张太保、成太保等以所部六十余人降。又追至东阳,贼奔营而去,追杀三十人,获其所遣马八匹,衣、甲、刀、枪、旗帜无数。又至济源县之曲阳,破高太尉之兵五千余骑,尸布十里,获器械、枪、刀、旗、鼓甚众,擒者八十八人。高太尉鼓怀、孟、卫等州之兵万余人再战,又破之,贼死者十之八,擒者百余人,得马、驴、骡二百余头。高太尉以余卒逃。又败之于翼城县,复翼城县。又会乔握坚等复赵州。李

兴捷于河南府,又捷于永安军。中原大震。

先臣上奏,以谓“赵俊、乔握坚、梁兴、董荣等过河之后,河北人心往往自乱,愿归朝廷。臣契勘金贼近累败衄,虏酋四大子等皆令老小渡河,惟是贼众尚徘徊于京城南壁,近却遣八千人过河北。此正是陛下中兴之机,金贼必亡之日。苟不乘时,必贻后患。”桧沮之,第报杨沂中、刘锜新除,而不言所遣。

先臣独以其军进至朱仙镇,距京师才四十五里。兀术复聚兵,且悉京师兵十万余,对垒而陈。先臣按兵不动,遣骁将以背嵬骑五百奋击,大破之。兀术奔还京师。

先臣遂令李兴撤渡台令朱正甫行视诸陵,辑永安、永昌、永熙等陵神台,枳、橘、栢株之废伐者,补而全之。

先是,先臣自绍兴五年遣义士梁兴,败金人于太行,杀其伪马五大师及万户耿光禄,复平阳府神山县。遣张横败金人于宛州,擒虞、完两州同知及奇岚军军事判官。遣高岫、魏浩等破怀州万善镇。又密遣梁兴等宣布朝廷德意,招结两河忠义豪杰之士,相与犄角破贼。又遣边俊、李喜等渡河抚谕,中固其约。河东山寨书淫等皆效兵固堡,以待王师。乌陵思谋、虏之黠酋也,亦不能制其下,但谕百姓曰:“毋轻动,俟岳家军来,当迎降。”

或率其部伍,举兵来归。李通之众五百余人,胡清之众一千一百八人,李宝之众八千,李兴之众二千,怀、山州张恩等九人,相继而至。白头山寨首领孙洪等,伪统制王镇、统领崔庆、将官李魏、兼义郎李清及崔虎、刘永寿、孟阜、华旺等,皆全率所部至麾下。以至虏酋之腹心禁卫,如龙虎大王下忱查千高勇之属及张仔、杨进等,亦密受先臣旗、榜,率其众自北方来降。韩常又以颍昌之败,失夏金吾、金吾,兀术子婿也,畏虏不敢还,屯于长葛,密遣使,愿以其众五万降。先臣遣贾兴报,许之。

是时,虏酋动息及其山川险隘,先臣尽得其实。自德、开、德、开、德、泽、潞、晋、绛、汾、隰,豪杰期日兴兵,众所揭旗,皆以“岳”为号,闻风响应。及是朱仙镇之捷,先臣欲乘胜深入。两河忠义百万,闻先臣不日渡河,奔命如恐不及,各齐兵仗、粮食,团结以俟先臣。父老百姓推车牵牛,载粮,以饷义军。项金焚香,迎拜而候之者,充满道路。虏所

### 尾声:功亏一篑 万古遗恨

郾城大战后,金兀术吓得差点连夜放弃汴京渡河北逃。南宋朝廷令岳飞班师造成北伐功亏一篑,万古遗恨。岳飞班师后,收复的失地再次被金军占领。岳飞愤而上书请求解除自己兵权,辞职回乡,宋高宗不允。后,金军不断侵犯,岳飞令将士抗击。

方兀术夜奔京师,将遂渡河,有大学生叩马谏曰:“太子毋走,京城可守也,岳少保兵且退矣。”兀术曰:“岳少保以五百骑破吾精兵十万,京师中外日夜望其来,何谓可守?”生曰:“不然,自古未有权臣在内,而大将能立功于外者。以愚观之,岳少保祸且不免,况欲成功乎!”生盖阴知桧与兀术事,故以言。兀术亦悟其说,乃卒留居,翌日,果闻班师。议者谓使先臣得乘是机也以往,北虏虽强,不足平也;故土虽失,不足复也。一篑亏成,万古遗恨。

先臣既还,虏人得伺其实,无所忌惮,兵势渐振,向之已巴州县,又稍稍侵犯。先臣抑郁不自得,自知为桧所忌,终不得行其志。用兵动众,恢拓土宇,今日得之,明日弃之,养寇残民,无补国事,乃上章,力请解兵柄,致仕。上赐诏,谓其“方资长算,助于远图,未有息戈之期,而有告老之请”,不许。奉诏自庐入朝,上问之,先臣再拜谢。

置守、令熟视,莫敢谁何,自燕以南,号令不复行。兀术以败,故复簽军,以抗先臣,河北诸郡无一人从者,乃自叹曰:“自我起北方以来,未有如今日之挫衄!”先臣亦喜,语其下曰:“这回杀番人,直到黄龙府,当与诸君痛饮!”

时方画受降之策,指日渡河。秦桧私于金人,力主和议,欲画淮以北弃之。闻先臣将成功,大惧,遂力请于上,下诏班师。先臣上疏曰:“虏人巢穴尽聚东京,屡战屡奔,锐气沮丧。得闻探报,虏欲弃其輜重,疾走渡河。况今豪杰向风,士卒用命,天时人事,强弱已见,时不再来,机难轻失。臣日夜料之熟矣,惟陛下图之。”疏累千百言。上亦锐意恢复,欲观成效,以御札报之曰:“得卿十八日奏,言措置班师,机会诚为可惜。卿忠义许国,言词激切,朕心不忘。卿且少驻近便得地利处,报杨沂中、刘锜共同相度,如有机会可乘,即约期并进。”桧闻之,益惧,知先臣之志锐不可返,乃先召韩世忠、张俊、杨沂中、刘锜各以本军归,而后言于上,以先臣孤军不可留,乞姑令班师。一日而奉金字牌者十有二,先臣不胜愤,嗟惋至泣,东向再拜曰:“臣十年之力,废于一旦!非臣不称职,权臣秦桧实误陛下也。”诸军既先退,先臣孤军深在敌境,惧兀术知之,断其归路,乃声言将翌日举兵渡河。兀术疑京城之民应先臣,夜奔而出,北遁百里。先臣始班师。

父老民人大失望,遮先臣马首,恸哭而诉曰:“我等顶香盘,运粮草,以迎官军,虏人悉知之。今日相公去此,某等不遣唯矣!”先臣亦立马悲咽,命左右取诏书以示,曰:“朝廷有诏,吾不得擅留!”劳苦再四而遣之,哭声震野。及至蔡,有进士数百辈及僧道、父老、百姓垒集于途,进士一人相帅叩头曰:“某等沦陷腥膻,将逾一纪。伏闻宣相(宣抚相公之简称)整军北来,志在恢复,某等致驱车马之音,以日为岁。今先师所至,故疆渐复,丑虏兽奔,民方室家胥庆,以谓幸脱左衽(衣襟向左,指少数民族)。忽闻宣相班师,诚所未谕,宣相纵不以中原赤子为心,其亦忍弃垂成之功耶?”先臣谢之曰:“今日之事,岂予所欲哉!”命出诏书置几上,进士等相帅历瞻视之,皆大泣,相顾曰:“然则将奈何?”先臣不得已,乃曰:“吾今为汝图矣。”乃以汉上六郡之闲田处之,且留军五日,待其徒从之闲者,道路不绝,今襄汉间多是焉。

虏人扰河南,分兵趋川、陕,上命先臣应之,以王贵行。八月,以赵秉渊知淮宁府,房犯淮宁,为秉渊所败。又悉其众围秦州,先臣复命李山、史贵解其围。虏再攻颍昌,上命津发人民,于新复州军据险保寨。韩世忠捷于千秋湖,命以蔡州军率制。九月,房犯宿、亳,命控扼九江。又付空名告身,自正任承宣使以下,凡四百八十一道,以激战功。冬十月,川、陕告急,复请益兵,以董先先行。又命广设间谍,诱契丹诸国之不附兀术者。十一月,命益光州兵,援回邦直。房聚粮颍昌,将寇唐、邓,入比阳、舞阳、伊阳诸县,命捍御提备。是冬,梁兴在河北,不肯还,取怀、卫二州,大破兀术之军,断山东、河北金、帛、马纲之路,金人大扰。

郾城大战是宋金精锐之师的巅峰对决,这次以少胜多的著名战役名垂青史。郾城大战对金军造成沉重打击,金再也没有能力吞并南宋。此役后,岳飞背负“莫须有”的罪名遇害,南宋也没能力再反攻金。宋高宗绍兴十一年十一月,宋金和议。《宋史·高宗六》记载:“是月,与金国和议成,立盟书,约以淮水中流画疆,隔唐、邓二州界(给与之地),岁奉银二十五万两、绢二十五万匹,休兵息民,各守疆土。”这就是历史上的“绍兴和议”,结束了宋金长达十多年的战争状态,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局面。

